



春游崇阳溪

彭泽

惊蛰一到,风就换了性子。不再是冬日常有的凛冽,裹着些微湿的水汽,掠过鼻尖时,竟带着草木抽芽的清润。我踩着晨露未干的溪畔小道,沿崇阳溪畔走去——早听说这溪畔藏着最鲜活的春,今日便想信步寻一寻。

溪岸的柳林是最先醒的。枝丫上的芽苞鼓得饱满,像憋了一冬的悄悄话,终于要顺着风说出为快。新抽的柳丝嫩得能掐出水,浅绿中带着点鹅黄,垂在溪面上,被流水轻轻晃着,倒像是柳梢在戏水。我伸手拂过,指尖触到的是温润的软,没有半点粗糙,倒像是婴儿的胎发,让人舍不得用力碰触。

溪水比冬日热闹多了。霜露消融后,水流清冽见底,能看见水底圆润的卵石,被常年冲刷磨去了棱角,泛着淡淡的光泽。几尾小鱼摆着尾巴游过,银亮的鳞片在阳光下闪了闪,倏忽间又钻进石缝里,只留下一圈圈扩散的涟漪。偶尔见白鹭低掠掠过水面,翅膀扫过溪面时,溅起细碎的水花,惊得岸边的水鸟扑棱着翅膀飞起,鸣声清脆,划破了溪谷的宁静。

行至不远处,只见武夷山的临安坝将溪水分成白白的、长长的高低两段,像万马奔腾,颇为壮观。站在这里远眺,崇阳溪如一条碧绿的丝带,缠绕在群山之间,两岸的茶园层层叠叠,绿意盎然。

脚下的草地也醒了。枯黄的草叶间,冒出星星点点的绿,是蒲公英的嫩芽,是车前草的新叶,还有些叫不上名的小野花,紫的、白的、粉的,星星点点地缀在草丛里,像谁不小心打翻了绣花篮。我索性脱了鞋,赤脚踏在草地上,泥土的微凉混着青草的湿气,从脚心往上蔓延,舒服得让人忍不住叹气。草叶上的露珠沾在脚背上,凉丝丝的,走几步便蹭掉了,留下浅浅的痕迹。

走着走着,一阵细微的“簌簌”声传来。低头一看,是几只小蚂蚁,正拖着一截草茎往巢穴里挪,忙得不亦乐乎。旁边的泥土里,还能看见新翻的痕迹,想来是蚯蚓醒了,在地下忙着松土。不远处的灌木丛里,几只麻雀蹦蹦跳跳地啄着草籽,时不时歪着脑袋看我,见我走近,便又放心地低下头,叽叽喳喳地聊着天。

风里的味道越来越丰富。除了草木的清香,还混着溪水的湿润、泥土的芬芳,甚至能闻到远处田埂上油菜花的甜香。深吸一口气,五脏六腑都像被这春气涤荡过,连积攒了一冬的沉闷都烟消云散了。抬头望去,天空是澄澈的蓝,飘着几缕薄云,像被风扯碎的棉絮,慢悠悠地飘着。远处的山峦褪去了冬日的灰褐,笼上了一层淡淡的绿,像是被春墨轻轻染过。

不知不觉间,日头已经升高了。溪边的人渐渐多了起来,有牵着孩子散步的父母,有背着相机拍照的老人,还有三五成群的年轻人,坐在草地上说笑。孩子们追着蝴蝶跑,笑声清脆得像风铃;老人们坐在石凳上,聊着家常,目光里满是惬意。没有人刻意赶路,也没有人急着拍照打卡,大家都只是慢悠悠地走着、看着、感受着,像是要把这溪畔的春,一点一点装进心里。惊蛰的崇阳溪,哪里是一条溪啊,分明是一幅活着的生态长卷。草木在抽芽,虫鸟在欢鸣,溪水在流淌,人在其间行走,也成了卷中的一景。这里没有刻意雕琢的景致,只有最本真的自然,最鲜活的生命。走在溪畔,听着风声、水声、虫鸣声,忽然明白,春天从来不是等来的,而是这样一步步走出来的,是草木破土的韧劲,是虫鸟苏醒的灵动,是人心底那份对美好事物的向往。

临走时,我又望了一眼崇阳溪。柳丝更绿了,溪水更清了,阳光洒在水面上,波光粼粼,像撒了满溪的碎银。风一吹,带着春的气息,让人忍不住回头。原来最好的春天,就在这溪畔的草木间,在这流动的水声里,在这人与自然相融的惬意中。



刻在骨子里的滋味

何英

汪曾祺先生说过,人吃的东西要杂一点,看的书也要杂一点。这话我打心底里认同。

在北方上学那四年,对北方的滋味算是入了门。大碗的炸酱面,面条筋道,酱香裹着清爽;刚出炉的驴肉火烧,外皮焦脆,咬开滚烫喷香;还有铁锅炖大鹅,咕嘟得肉烂脱骨,贴在锅边的玉米饼子吸饱了肉汤,啃起来比肉更解馋。机器刀削面浇头日日翻新,酸汤、番茄、酱香轮番来,每一口都是日后的惦念。

后来到了南京,扎进淮扬菜的温柔乡。烫干丝细如发丝,高汤淋出鲜味;狮子头细切粗斩,饱满松软;一碗鸭血粉丝汤下肚,浑身都暖。再去杭州尝那甜津津的味儿,终究不是我的菜。

兜兜转转一大圈,最惦念的还是老家光泽的味道。光泽菜算不上名门大系,带着点川菜的鲜香,却少了重麻重辣,多了家常咸香,腌菜、干腌菜和笋干,是秋冬的下饭神器。

和小笋同炒,笋的脆嫩裹着腌菜的咸鲜,端上桌能扒两碗饭;加点青椒,又多几分爽利。遇上春天的翘子,和青腌菜同炒,更是鲜掉眉毛的时令限定。晒得干瘪的腌菜泡发后软韧入味,最宜入汤。腌菜炖鸡爪,鸡爪酥烂脱骨,汤里浸着腌菜香;干腌菜和明笋、笋干同炒,笋干的韧和腌菜的鲜缠在一起,是秋冬的下饭神器。

今儿听人聊起早餐,星巴克配雪媚娘精致,却少了烟火气。我倒觉得,最熨帖的莫过于一碗白粥,配一碟霉豆腐,再佐上一小撮腌菜,简单朴素,吃得心安。说起霉豆腐,还有段趣事。朋友来光泽玩,问我有什么好菜,我便讲起家乡的“五香”产业,豆香、茶香、蜜香、药香。这“豆香”里最成功的,当属霉豆腐。我特意提了霉豆腐蘸吐司的吃法,她却纳闷:“霉豆腐是什么?”我笑着解释,霉豆腐就是腐乳,不像王致和臭豆腐那般浓烈,光泽的霉豆腐口感细腻,咸香温润。

冬腊月天寒地冻,正是做霉豆腐的好时节。小时候,谁家要做,邻里都来搭把手。这家的婶子搬来自家竹匾,那家的奶奶抱来新晒的稻草。本地老豆腐切成麻将块,蒸过晾干,邻里们围着竹匾一起码放,每块间留缝,一层稻草一层豆腐,放在温暖潮湿的房里发酵。约莫三五天,掀开布,豆腐表面裹着一层雪白绒毛,像撒了细棉絮,闻着有淡淡豆香,这便是从黄豆到霉豆腐的温柔魔法。

发酵好的豆腐,用高度白酒“洗澡”杀菌增香,再滚上辣椒面、盐和少许花椒粉。最后码进瓦坛,淋上熟菜籽油没过豆腐,坛口封严,阴凉处腌半个月。揭盖时那股咸香,勾得人直咽口水。

这霉豆腐,光泽人吃得随意。直接用筷子头蘸一点,碗边化开配粥。如今也有新吃法,放蒜叶小火慢炒,香味能馋到邻居。我却偏爱把它化进汤汁里。比如霉豆腐炒田螺,加些霉豆腐汤,味道立刻变得醇厚咸香。大田螺越煮越入味,吸溜一口,满嘴鲜味。

说到底,吃遍四方滋味,最心安的还是故乡那一口。腌菜的鲜,霉豆腐的醇厚,还有藏在烟火气里的故乡情,都是刻在骨子里的惦念,无论走多远,想起便觉温暖。



扫一扫,听一听



遥忆爷爷

宋毓宁

“爷爷离开我们三十七年了……”正月里,我跟妻子与堂弟叹道。

父亲早年在外出工作,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。爷爷大我整整一甲子。五岁起,我便同他睡。冬日天寒,他身子总是暖烘烘的,我常住他怀里钻。我八岁跟他学种菜、砍柴。那把砍柴刀比我胳膊还长,他磨得锃亮,说:“刀快了,省力气。”

爷爷身板硬朗,七十多岁还能挑粪下地。他没读过书,却有一肚子故事。年轻时跑买卖,最远到过杭州郊区。山里人出县就算见过世面,他却出了省。他说路上遇土匪,被抢得精光;说被官府敲诈,货被扣了还得赔笑脸。他讲这些时不恼不怨,像说别人的事。

爷爷是长兄,兄弟七个。那时一大家子近四十口人,全凭他张罗。他跑外,兄弟们管田山,还开着两间铺子。村里人说,那时你们家能撑起几十号人,全仗你爷爷。

在村里,爷爷说话有人听。不是因为他嗓门大,是因他公道。谁家吵架,他评理;谁家揭不开锅,他悄悄送点粮。某一年冬天,村里来个讨饭老人,冻得哆嗦。爷爷领他进屋,盛了热粥,又把自己半旧的棉袄给他。那人千恩万谢走了,叔叔嘀咕一句,爷爷只说:“谁没个难的时候。”还有一回,邻家失火,烧了大半间屋。爷爷二话不说,把备着盖房的几根杉木送去了,还带我去帮忙清理。那天他对我说:“做人不能光顾自己。你帮别人一把,老天爷看着呢。”我后来慢慢明白,什么叫“积善之家,必有余庆”。

爷爷走时,我在县里工作,正赶上一起急事抽不开身。父亲后来告诉我,爷爷临终前交代:别让我赶回来,公家的事要紧。他是盼我走稳这条路。可我终究没走稳。半途而废,又去经商,也未成大事。几十年光阴,起起落落,有时夜里醒来,会想起爷爷说的“出门在外,平安就好”,也常想起他帮人的小事——一件棉袄,几根杉木,一碗热粥。他不识字,却用一辈子写了一个“善”字。我做不到他那样纯粹,但一直在学他力所能及的事。也许,这也算一种继承。

如今我六十岁,回到故乡。我想,若他还在,会对我说什么?会不会像小时候那样,拍拍我的头,说声“没事”。想起他教我种菜时的话:“人勤地不懒,你给它下多少力气,它还你多少收成。”这话朴素,却一辈子受用。我愈发明白:爷爷那辈人,像山里的老松,不择地而生,不择时而成,风来挺着,雪来扛着。他们没读过书,却读懂了土地;不认得字,却认清了世道。我这一辈子,看似走得很远,从读书到谋生,走南闯北,其实一直在他们望得见的地方。

风里带着早春气息,软软暖暖。这气息,爷爷闻了一辈子,我也闻了大半生。它还会一直吹下去,吹过一代又一代人的脸庞。

我们要做的,就是把爷爷那碗热粥的温暖,传下去。



病房里过除夕

余万有

那年正开着寒假教师会议,妻子来电说孩子突发高烧,医生发现孩子淋巴结肿大,建议去省城做活检。我们匆匆买了三张机票,带上简单行李赶往火车站。幸亏车上遇到熟人让了座,妻子一路抱着孩子,用毛巾给他物理降温。到省城时已是华灯初上,我们直接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办了住院。

病房是大通间,八张床位。我们三口挤在不足一米的病床上。本以为几天退烧就能手术,谁知孩子体温反反复复,眼看春节临近,手术却一再推迟。家人不时打电话问归期,我只能说“未可期”。

长期住院,食堂饭菜不可口,吃饭成了问题。后来病友家属告诉我们,医院附近有提供锅具电灶的代加工点,可以自己买菜做饭。于是我们常去那里煮点家常菜。

孩子挂完瓶就闲不住,总爱串门。他手上留着“留置针”,却常住护士站跑,尤其喜欢一位年轻漂亮的实习护士,总有问不完的“为什么”。除夕上午,那位护士不当班,却特地来医院,送给孩子一张音乐贺卡。一打开,《新年好》的童声清脆响起,孩子爱不释手。

除夕下午,我从超市买了速冻饺子。晚上,窗外的鞭炮声和焰火此起彼伏,孩子靠在病床上,听着贺卡音乐,小口吃着饺子。我转过身,眼泪忽然涌了出来。想到往年在家一大家子热闹吃年夜饭的情景,而这是我第一次在异乡过年,在病床度过这样一个别样的除夕。

住院快一个月,借来的钱也快用完了。我们决定正月十六出院。正月十五,那位实习护士送来一本《西游记》连环画,提前和孩子道别。孩子扯着她的衣襟,眼里满是不舍。

回家后,孩子常打开贺卡听音乐,翻看那本连环画,持续了好几年。我想,他是在想念那位护士姐姐。

多年过去,我们全家依然感激那位护士,也常想起那顿年夜饭的饺子。正因为那年除夕只吃了饺子,我这个南方人才开始真正了解饺子。

那年病房里的除夕,一顿简单的饺子,让我品出了温暖,也慢慢读懂了背后寄予的含义。

GREEN 绿色生活, 低碳出行

